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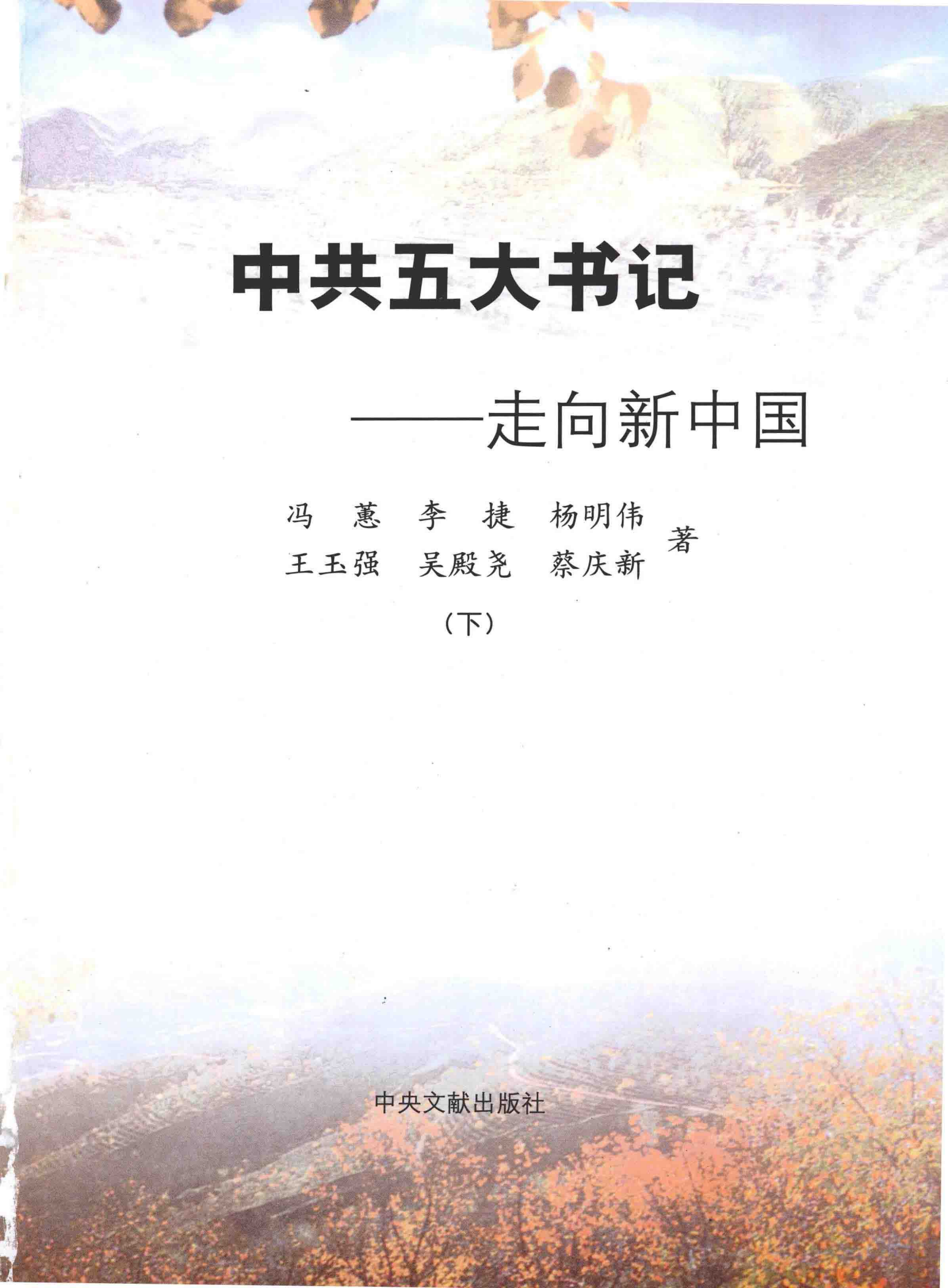
中共五大书记

——走向新中国

下卷

冯 蕙 李 捷 杨明伟 著
王玉强 吴殿尧 蔡庆新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五大书记

——走向新中国

冯 蕙 李 捷 杨明伟 著
王玉强 吴殿尧 蔡庆新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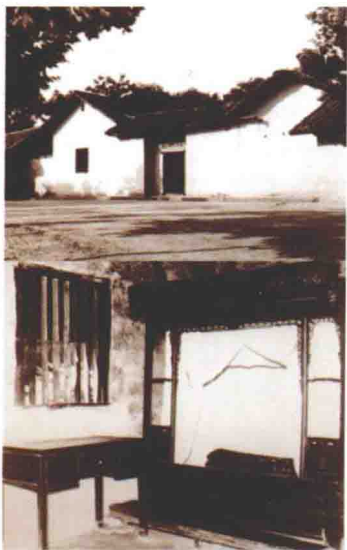
王玉强 著

走出湘乡，踏上漫漫革命征程



▲ 刘少奇名绍选，字渭璜。1898年11月24日，诞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里。他在族辈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小，所以乳名“九满”。参加革命后改名少奇。花明楼炭子冲在离省会长沙市五十余里的宁乡县的西南隅，四面高山环绕，靳水自西而东流过，山清水秀。这是花明楼炭子冲。

▼ 炭子冲刘少奇旧居



1898年11月24日，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村，一位婴儿诞生在东山坡脚下一所坐东朝西的农舍里。他就是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下重重印迹的刘少奇。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娶鲁氏为妻。他们共生育四子二女，依次是：刘绍源（又名刘墨卿）、刘绍远（又名刘云庭）、刘绍达（又名刘作衡）、刘绍德（女）、刘绍懿（女）、刘绍选（字

▼ 刘少奇旧居内的柴房。少年时的刘少奇经常在这里读书写字。他喜欢吹笛子，拉二胡。他还常常和贫苦同学一起放牛割草。



渭璜，后名刘少奇）。刘少奇是最小的儿子，按家族辈分取名绍选，字渭璜，因其排行第九，族人皆称其“九满”。

刘家祖籍是江西省吉水县，后来祖上有人到湖南益阳县做官，便举家迁往湖南，辗转搬到炭子冲定居。刘家世代务农，刘少奇的曾祖和祖父勤劳能干，使得家道中兴。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粗通文墨，善于持家。刘少



▲ 刘少奇的父亲名寿生（1864—1910），母亲刘鲁氏（1865—1931）。兄弟姐妹共六人，刘少奇最小。在他13岁时父亲去世。这是刘少奇的母亲。是1925年刘少奇接她到长沙时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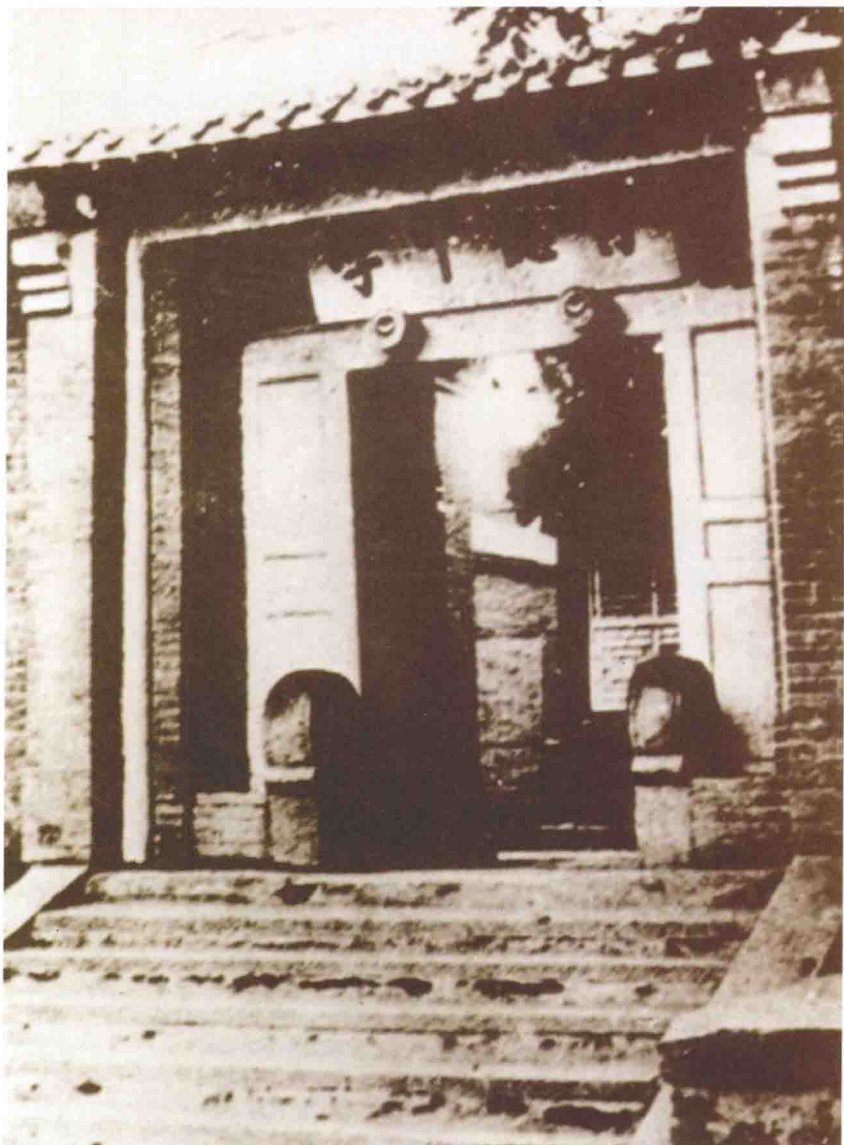
奇回忆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能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刘少奇的母亲鲁氏也出身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中，勤劳贤惠，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刘寿生和鲁氏还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父亲的鼓励、家境的好转，

使得刘少奇有机会在幼年饱读诗书，略通世事，被称为“刘九书柜”。

少年时期的刘少奇，不仅仅读书，还通晓了不少事理，明白了不少世事。他的二哥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的起义。他返乡探亲时带回一本书：《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读后，马上要姐姐剪掉自己的辫子，以明与清王朝决裂之志。刘少奇在上中学期间，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初次经历革命洗礼。其后，刘少奇曾经入长沙陆军讲武堂，准备以武救国，但军阀战争碾碎了他的这一梦想。

1919年夏，刘少奇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来到北京，一方面接触新知识、新思想，另一方面报名参加了几所大学的招生考试。不久，刘少奇得到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学校的学制长、学费昂贵超出了刘少奇的承受能力。8月下旬，刘少奇在北京参加了游行示威，抗议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而制造的济

▼ 刘少奇喜欢阅读历史、地理方面书籍，对于记述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书尤感兴趣。他的哥哥云庭曾在湖南新军中任连副。这支新军响应了武昌起义。这本书就是云庭送给他的。



南惨案，紧接着又参加了营救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人的请愿行动。9月，刘少奇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备班（即留法预备班）半工半读，准备赴法国留学。育德中学有着进步的传统，革命气氛浓厚。《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广为流传。校刊上经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评论国内外大事。在育德中学，刘少奇主要学习了机械学和法文，还在预备班的实习工厂里学过打铁、翻砂、钳工、木工等技术。在这期间，刘少奇积极地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进步书刊。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

▲ 1919暑期，刘少奇来到北京，被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备班（即留法预备班）半工半读学习的内容是机械学和法文。为了将来到法国易于找到工作，他在预备班的实习工厂里学习过打铁、翻砂和钳工、木工等活。



▼ 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留法预备班毕业后未能赴法，回到长沙。同年冬，经船山学社贺民范介绍，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被青年团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是年冬，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与其他党团员一起组成旅莫支部，他是支部早期的负责人之一。1922年夏初离苏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这是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业，因负担不起路费未能赴法，只好回到长沙。

正当苦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刘少奇在长沙徘徊时，长沙《大公报》报道长沙刚刚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组织留俄勤工俭学的消息。刘少奇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俄罗斯胜利已有所了解，对苏俄也一直向往。无疑，这一消息对刘少奇而言是希望之光。他了解了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情况后，就去找与俄罗斯研究会有密切关系的长沙船山学校的贺希

明帮忙。

贺希明与刘少奇交谈后，对这位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有志青年十分赞赏，随即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贺希明建议刘少奇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勤工俭学。

刘少奇拿着贺希明写给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推荐信，说服了家人，筹措了一笔费用，与几个同学乘船从湘江、长江顺流而下，直抵上海。

为苦求革命真理，刘少奇辗转大江南北，东奔西走，当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此，历史伟人刘少奇走出湘乡，踏上漫漫革命征程。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上午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刻钢板、印传单、搞宣传。在这里，刘少奇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先生等人讲课。刘少奇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一有空闲，就坐下来读书，读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见到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为它的深刻的分析和丰富的内容所吸引，孜孜不倦地阅读、思考。

1921年春，上海外国语学社组织赴俄留学。这是刘少奇盼望已久的事，当即报名参加。5月，他与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吴芳等十几人乘船离开上海，经日本长崎到达海参崴。当时苏俄正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下，而伯力已经由苏俄红军控制。海参崴与伯力之间的分界线是伊曼河，河这边是“白区”，河那边是“红区”。在海参崴，刘少奇等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海参崴大学教授伊万诺夫接上头，安排了去伯力的行程。离开海参崴，渡过伊曼河，刘少奇等



人到了苏俄红军控制的伯力。一切都有红军接待安排，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刘少奇等人感到非常的亲切、兴奋，再也不用不着躲躲闪闪，也不用装作互相不认识了。

在伯力住了几天，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乘船从黑龙江到黑河，从黑河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由于苏俄受到武装干涉，燃料缺乏，火车没有煤就只能靠木柴作动力，路轨状况也很差，有时要下火车帮助上山运木柴，或者修铁轨，还要应付土匪的袭扰。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了3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1960年12月7日，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曾经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的这段艰难旅程：

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一九二一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本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后，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是1921年5月成立的一所政治性学校，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生大部分是苏俄远东的少数民族和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革命青年。中国籍的学生最多，就单独编了一个中国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作为东方大学首



批中国学员，就在中国班学习。

1921年冬天，在东方大学中国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发展成员。刘少奇、罗亦农、卜士奇、吴芳等都已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第一批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刘少奇是支部委员。从此，刘少奇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刘少奇在讲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1922年初，刘少奇在“团员调查表”中关于“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一栏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中，他说：“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刘少奇希望自己以后从事的工作是“工人运动，青年运动”。

▲1960年12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曾在12月7日的莫斯科群众大会深情地回忆起他从上海到苏联留学的这段艰难旅程。图为12月1日，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

年轻帅才，成为工人运动杰出领袖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后，陈独秀派刘少奇去湖南工作，并将中共二大的文件委托刘少奇带给湖南的党组织。

8月初，带着中共中央委托的使命，刘少奇离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前往湖南。在长沙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刘少奇与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第一次晤面。

清水塘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小吴门外，面积不大，但水质清澈。清风拂

过，岸边的垂柳随着起舞，环境清幽娴静。清水塘的北边，绿树掩映着一处青砖房，从远处看，与水塘、垂柳浑然一体，像是一幅山水画。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就住在这处平房里。

毛泽东、刘少奇相谈甚洽。刘少奇首先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共二大的情况，转交了二大的文件。毛泽东也向刘少奇介绍了湖南的情况。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两位坚定的革命者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开创新时代的合作，向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1922年夏，刘少奇被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往湖南工作。这是刘少奇第一次同毛泽东会面的地点——长沙清水塘毛泽东的住所、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





在长沙，刘少奇参加了一些活动，参与组织成立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等。不久，粤汉铁路工人酝酿罢工，刘少奇在长沙组织沿线工人配合行动。

正当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进入高潮时，1922年9月，刘少奇突然接到刚刚从安源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的通知：要他立即从粤汉铁路罢工中撤出，速速赶去安源路矿，指导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安源路矿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江西萍乡境内，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企业之一——汉冶萍总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矿工12000多人，铁路工人1000多人，是当时中国南部最大的产业之一。在毛泽东、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这里成立了中国产业工人最早的安源党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在粤汉铁路、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为争取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提高工人待遇，安源工人与路矿当局形成对峙。一场震动全国的大罢工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刘少奇到安源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路矿当局正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路矿当局在9月10日串通萍乡县知事和新近调来的赣西镇守使，用武力威逼工人解散俱乐部。这种行径激起了工人们的怒火，俱乐部决定反击。

9月11日，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发出函件，称“近日谣言迭起，传闻萧镇守使欲封闭俱乐部。工人等异常愤激”，并提出“最低限度之要求”：（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各一百元；（三）七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并要求路矿当局“限于十二日午前十二时以前完全答复，

以息众愤。如至期未蒙满意答复，工人等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

为领导这次罢工，安源党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分析了具体形势和斗争策略，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李立三一起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大罢工的总指挥，秘密进行策应；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长驻俱乐部，公开应付一切。

但是，面对正在酝酿的工人罢工浪潮，路矿当局不但没有答复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反而四处部署矿警，准备镇压。形势非常严峻。经过周密的部署，李立三、刘少奇等紧急磋商后毅然决定：全路矿大罢工！

9月13日午夜，大罢工的命令从总指挥部迅速传到全矿区。

9月14日凌晨，安源车站的汽笛声陡然划破寂静的夜空响彻整个矿区。接着，修理厂、八方井矿区也汽笛长鸣。声声振聋发聩的怒吼向人们宣告：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工人们高举斧头、岩尖，挥舞着旗帜，从矿井、工棚、车间中潮水般涌出，大声高呼：

“罢工！罢工！”

“工人要活命！”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顿时，整个安源矿区改变了面貌：工厂关门，矿井封闭，火车停开，工人们都在宿舍待命。全矿十分静寂，过去常见的赌博酗酒、打架斗殴等均不见踪影，四处秩序井然。手执白旗、铁棍，臂戴袖章的稽查队员在各处巡查。所有过往人员包括监工、工头一律见俱乐部通行证才准予放行。“罢工期内之秩序，自十四日全体一致表決罢工后，秩序由俱乐部推举监察二十人，手执白旗游行，稽查工人举动，稍秉白旗一挥，无不听命。”

在安源矿区和街道的醒目处，各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

▲提出要求條件十七項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發出罷工宣言云、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呵、請你們看看、我們的工作何等苦呵、我們的工錢何等少呵、我們何時受過人家的打罵、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呵、我們所受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要求罷工、增加工資與改善生活條件、

現在我們的團體被人破壞破壞、我們的工資被當局拖欠不發、我們已再三向當局要求、迄今沒有圓滿答復、社會上還沒有說話的地方呵、我們喪命、我們受辱、現在我們餓了、我們的生命不成了、我們於死中求活、總不得已、以罷工為要求最後的手段、我們要求的條件、開列於左、

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我們不作工、不過是死、我們願從前一樣作工、像人家的牛馬、比死還要痛苦些、我們誓以死力對待、大家遵守秩序、堅持到底、各學校兄弟姊妹們呵、我們罷工是受壓迫之至、完全是因自由、與政治軍閥的不發生關係的、請你們一致援助、我們所求的條件、註在這些條件中、下面就是我們要求的條件、

- (一)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二) 以後礦兩局開辦工人、明得工會之同意、
- (三) 從本月起礦兩局每月例假應止大興費、排用小興費、

●長沙工界援助粵漢路工人

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工友們、工人界世界到處之聲、其人之高尚、直達於九霄之上、乃自到本報後、被排擠以致使工人之努力、工人地高潮中、非數千年於茲、先大勢以明工人們、以自覺的精神、作光明之運動、乃為國家而奮鬥、好意明、痛心疾首、同人等為工人、同受資本家之壓迫、同受死傷之痛苦、同受日之之壓迫、故不得不一致行動、以救同胞、願以死工人之自由、與軍閥之壓迫、敬告我國同胞之一、

有責任、力當置之不顧、並多無恥、擔任重要條件、此等極大之工、即不願受於人之外、三、工人維持人格、改良待遇、本報早已起而作最後之對待、特以全案此、故不惜以屈至今、乃各處無知之至、將因極端之壓迫、竟敢其為之、以致於工友之生命、身州慘劇、死傷者日數十人、此等極大之壓迫、豈存存在於人、唉、被死本報之軍閥、軍閥之走狗、軍閥之走狗、人於此、誰不悲憤、夢魂難安、

- (四) 以後工人例假應止大興費、排用小興費、
- (五) 每年十一月例假給大興費、
- (六) 工人例假應止大興費、排用小興費、
- (七) 工人例假應止大興費、排用小興費、
- (八) 礦兩局應發給欠工人之薪、一律發給、
- (九) 礦兩局應發給欠工人之薪、一律發給、
- (十) 礦兩局應發給欠工人之薪、一律發給、
- (十一) 以後礦兩局開辦工人、明得工會之同意、
- (十二)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十三)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十四)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十五)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十六)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十七) 罷工期間改為工會、除礦兩局水電、會有他種工人向礦兩局交涉之權、

▲ 在湖南，刘少奇先是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安源爆发罢工之前，他又来到安源，领导安源工人的大罢工。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他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9月14日，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这是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处贴满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标语。同时，安源工人俱乐部发表《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宣言》痛述工人們的艱難處境，並表示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宣言》並提出了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工會等十七項合情合理的要求。工人俱樂部一面向萍鄉縣署及贛西鎮守使署詳陳罷工原委，一面將上述十七條要求以公函送達路礦兩局，並在公函中聲明：“如欲調商，即請派正式代表由商會介紹與俱樂部代表劉少奇接洽。”

大罷工實現後，俱樂部為免不測，將各種重要文件及辦事地點均先行轉移，李立三由於在安源工作日久不便公開活動，便秘密策應。“俱樂部全權代表劉少奇長住俱樂部應付一切。”

路礦當局被這突如其來的罷工風潮衝擊得不知所措，“已不知手段之何出，恐慌萬狀，一面派代表經商會與俱樂部接洽，一面仍無調和誠意，極力設法破壞”。路礦當局企圖採取軟硬兼施、分化瓦解的策略來破壞罷工。

9月14日早晨6時，即罷工開始後4個小時，礦長李壽銓致電萍鄉縣署和鎮守使署及漢冶萍公司，告知安源發生罷工消息，請予設法對付。接着，李壽銓會同李義藩赴縣城向縣知事和鎮守使面陳罷工情形，請兵鎮壓。

下午1時，鎮守使派一名姓李的團長帶兵到達安源。軍隊到礦後，在各個重要處所安置機關槍進行威嚇，並宣布安源為特別戒嚴區，設戒嚴司令部於礦局公事房，以贛軍旅長李鴻



刘少奇



程为戒严司令，准备随时镇压工人人们的反抗行动。但是，这次罢工不同于以往，工人们万众一心，秩序井然。军队要找镇压工人人们的借口也很难，并且鉴于别地武力镇压罢工反而引起更大的风潮，才不敢贸然动武。

与此同时，矿局由总平巷总监工王鸿卿召集全体窿工工头开会，分赴各工头串通各自有亲谊关系的工人人数，许以入窿不做工照常发工资，借此破坏罢工。但是，这些少数的工人上工时，不是被俱乐部稽查员和罢工工人堵截，即使有少数人入窿也不准其出窿任其在窿内饿困。直到15日下午，俱乐部下令将其放出并详加劝导，令其悔改。此后，再没有任何人敢自行上工。

路矿当局企图用暗杀工人运动领导人的手段迫使罢工归于失败。然而，工人对此早有预防。矿局由王鸿卿出面悬赏大洋600元，准备密遣武术高手刺杀罢工总指挥李立三。这一密谋被俱乐部侦悉。工人们得知消息，愤怒异常，一面公开宣言：“若俱乐部主任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一面采取更加严密的保卫措施，不许俱乐部领导人单独外出；偶尔外出有所接洽，不出20分钟，必有数百人包围其所入之房屋，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俱乐部领导人复出，护送到安全地点方罢。如此严密的保卫措施，也令路矿当局的暗杀阴谋破产。

路矿当局认为工人们生活如此困难，罢工不可能持久，因此在采取重兵高压，拉拢分化，暗杀工人领导人等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软”的手法，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工人复工。

9月14日上午，罢工开始不久，安源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俱乐部接洽，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出面接

待二人，陈述罢工原因和工人所提的十七项条件，并要谢、陈二人转告路矿当局。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音说：“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

刘少奇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答：“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15日，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全权代表到商会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正面接触。但当局毫无谈判诚意，仍然要工人先复工，然后磋商条件。对此，李立三、刘少奇断然拒绝，针锋相对地坚持：只有答应了工人的条件才能开工。

16日上午，绅商学界人士致信俱乐部，仍劝说工人让步先开工，然后谈判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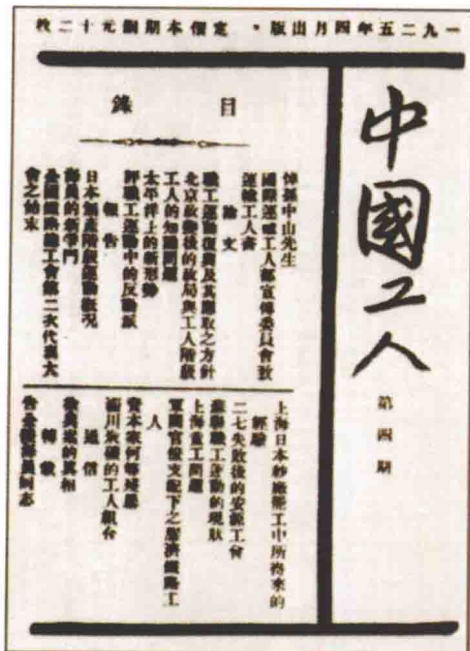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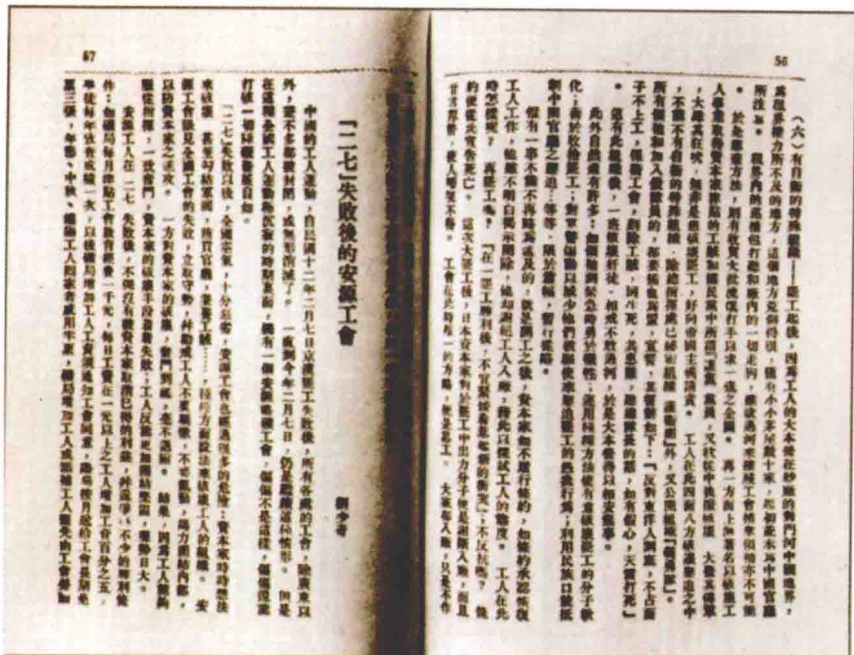
鉴于路矿当局缺乏谈判的诚意，为表明坚定立场，俱乐部再次严正声明：不承认条件，便无说话余地。与此同时，俱乐部再次向社会各界发表宣言表示：“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面对工人人们的正义要求，路矿当局的所谓“调停”归于失败。

9月16日上午10时，刘少奇派人将俱乐部第二次宣言送达路矿两局。恰在此时，戒严司令李鸿程到矿局公务总汇面晤矿长李寿铨。在看了俱乐部送达的第二次宣言后，他们即商定对付罢工的新招数武力胁迫俱乐部领导人下令复工。他们随即派出李鸿程的副官到俱乐部，以路矿两局请工人代表去“商量解决办法为名”，



▲ 刘少奇在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时穿过的坎肩。



▲《中国工人》是党创办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刘少奇在上海时，经常参加《中国工人》的编辑会议，撰写文章，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是他1925年4月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的《“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

邀刘少奇去戒严司令部谈判。

面对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的这种表面谈判暗含杀机的阴谋，刘少奇仍决定孤身涉险，单刀赴会。

工人们得到刘少奇孤身前往谈判的消息，担心戒严司令部和路矿两局对刘少奇下毒手，便纷纷来到俱乐部，劝说刘少奇不要前去。有的说：“刘代表，那些老爷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去不得呀！”有的说：“刘代表，你这一去，就等于进虎口，岂不是正中他们的诡计。”有的说：“再去送一个通知，要谈，就让他们到俱乐部来谈吧！”

面对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工友们，刘少奇激动而又坦然地对工人们说：“工友们，你们都是关心我的安全，我心里十分感激大家。但是，我们今天为了生存活命而罢工，是义无反顾的。为穷苦兄弟们办事，为工友们谋利益，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革命是不怕死的！我一定要注意安全，请大家放心。”

接着，刘少奇平静地分析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达到了当局承认提出的十七条要求，承认我们工人也是人，

要过人的生活。现在，路矿当局提出同我们谈判，若我不去，正中敌人诡计，反说我们无理；如果我们去了，他们无诚意谈判，也可以揭穿他们的诡计。我正好利用谈判的机会同他们面对面地斗争。谈不成，工人不复工，矿里出不来煤，他们也下不了台。俗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刘少奇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说得工人们又是激动，又是担忧，心里还是放心不下。各工作处工人驻部联络员唯恐有失，连忙分头通知各处工人往公事房围楼保护刘少奇。

16日上午，工人们簇拥着刘少奇来到公务总汇，戒严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大门两侧走廊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杀气森森。刘少奇向工人们招招手，转身镇定自若地穿过警卫线，进入大楼，来到谈判室。

戒严司令李鸿程坐在谈判桌主位，见进来谈判的是一个身穿长袍但气度不凡的文弱书生，便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为什么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从容不迫地首先申述了罢工的理由，转而厉声质问：“你们究



◀ 罢工期间，刘少奇作为工人的谈判代表，与路矿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全体工人坚强有力的支持下，二十四岁的刘少奇，在武力威胁面前，英勇不屈，在谈判中头脑清醒，以必要的让步换取有利的进展，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复工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图为刘少奇代表工人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地点。

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是解决问题？还是想把问题搞大？”

李鸿程想不到刘少奇词锋竟然如此犀利，其他人也面面相觑，会议室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李鸿程接着向刘少奇提出保护锅炉房、打风机、发电机及维持社会秩序等三条要求。因为这几条都是俱乐部在罢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并且已经切实做到，所以刘少奇当即答应。

矿长李寿铨见有机可乘，以为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好对付，便得寸进尺提出：“希望俱乐部向路局工人下令，每天开两次火车。并希望代表劝说工人先行复工，条件是好商量的。”

刘少奇一下子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计：答应这一要求就等于是无条件复工，意味着罢工的彻底失败。

刘少奇针锋相对地断然拒绝：“如果你们现在还是坚持不从磋商条件入手的话，问题是没有解决希望的！”

在座的路矿两局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如此难对付，屋子里空气越来越紧张。

李鸿程凶相毕露，气急败坏地吼道：“如果坚持作乱，就将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无惧色，斩钉截铁地回击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李鸿程暴跳如雷地威胁：“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拍案而起：“你有一万多军队，我们有一万多工人，那就请你制裁去！”

随后赶到的副矿长舒修泰和驻军参谋长一到就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刘少奇坚持先磋商条件。路矿当局不肯。双方僵持不下。

这时，公务总汇外的工人们越聚越多，将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楼上谈判室内正在僵持时，楼下陡然响起了工人们的怒吼声：“请我们俱乐部的代表出来！要谈判到俱乐部去谈！”“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片甲不留！就要让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

在怒吼声中，工人们就冲过警戒线，同卫兵形成对峙，形势紧急。

李寿铨、李鸿程等见此情景，不禁惊恐万分。因为工人们类似的声音，并非纯属口头威胁。言犹在耳。过去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群众痛打华洋监



▲ 1924年6月15日，刘少奇和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的教职员合影。站立着前排右二为刘少奇。

工、捣坏洋人住宅的情形，李寿铨是亲眼目睹。况且现在工人们的觉悟和组织早已远非昔日可比，要是惹恼了工人，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无奈之下，李寿铨只好请刘少奇出面向工人们解释。

刘少奇走出谈判室，向工人们招手说：“工友们，请静一静！谈判正在进行，请大家放心！”并将戒严司令的几条要求说了一遍。工人们从前三条都表示答应，但唯独对第四条每日开火车二次坚持不从。

工人们见刘少奇安然无恙，顿时静下来，倾听刘少奇讲话。刘少奇演说后，重新走进谈判室。

见刘少奇在工人中有如此威望，登高一呼，万人响应，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顿收轻慢之色，嚣张气焰登时被打了下去。

李鸿程态度软了下来，用调停人的口气对刘少奇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厉声回答：“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吧！”

李鸿程、李寿铨见刘少奇立场如此坚定，又惧怕工人的力量，只得连

连说：“请代表再来商量解决办法。”

刘少奇昂首挺胸走出谈判室，在工人們的簇拥下回到了俱乐部。很快，李鸿程就派人送来一封信，一反往日的蛮横态度，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表示他自己愿意充当调停人，请求俱乐部派代表商议解决办法，从速解决问题。

这次较量，是罢工开始以后俱乐部代表与路矿当局的第二次正面接触，又是与戒严司令部的第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本来打算胁迫俱乐部领导人下令复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反而使戒严司令部被迫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

李鸿程终于明白“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并对驻军下令：“工人不妨碍秩序”，“亦决不干涉工人”。

17日晚，李立三、刘少奇等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商会、地方士绅代表，三方再次会商复工条件。一开始路矿当局仍旧不肯多让步，劳资双方一直争论到深夜，仍没有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18日早，谈判重新开始，俱乐部对主要条款坚持不让，而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让步。经过反复争执协商，路矿当局不得不屈服，三方才达成13条草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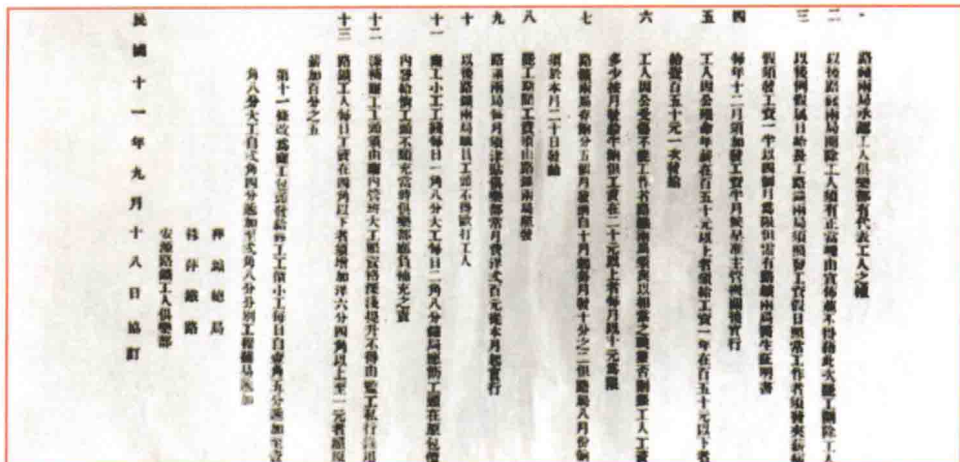
李立三当即声明：“此十三条无可再行让步，可，则立即开工，不可，则听众工所为，我亦无法制止，限十八日九时答复。”

路矿当局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对此也是无法。18日上午，路矿当局同俱乐部代表在路局机务处举行正式签订协议的仪式，完全按照13条草约签字生效。

这13条协议的内容包括：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



刘少奇



路矿当局承认工人复工的条件。

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每月津贴俱乐部二百元，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等。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坚持五天的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8日下午，俱乐部组织工人在大操场举行大会并游行，隆重庆祝罢工胜利。一万多工人齐集，欢欣鼓舞，盛况空前。

下午2时，工人们簇拥着李立三、刘少奇来到会场，顿时，操场上欢声雷动，工人们雀跃欢呼。李立三登台发表演说，宣布罢工胜利，宣读13条协议。刘少奇也在会上讲了话。

工人们高声齐呼：“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在口号声中，工人们簇拥着李立三、刘少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当天，俱乐部通知全矿工人正式复工，并发布《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对这次罢工取得完全胜利立下赫赫战功的刘少奇而言，这次罢工的胜利更是感慨万千，对革命的前途更是豪情万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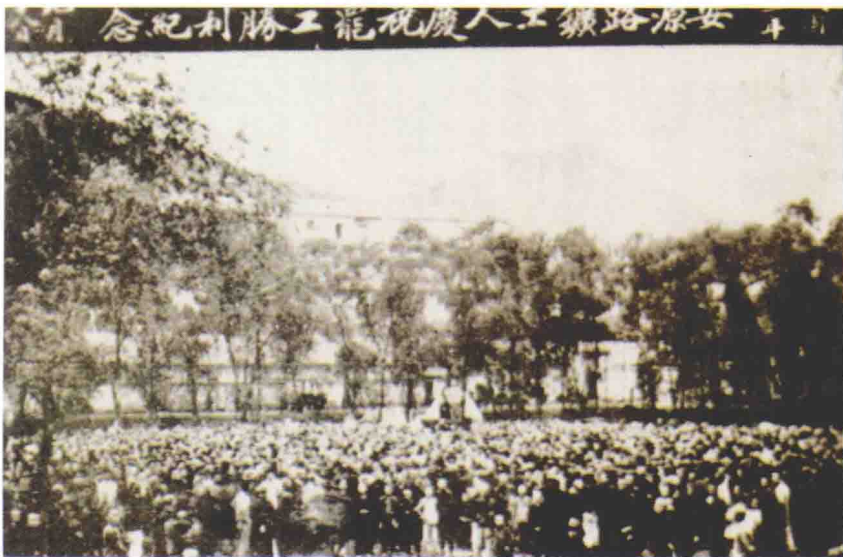
后来，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刘少奇满怀激情地写道：

“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追忆往事，仰瞻前途，于欣幸之余，实令人起无限兴感，增无量勇气！”

此时，刘少奇还不到24岁。

1923年2月7日，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4月，李立三离开安源，刘少奇代理安源工人俱乐部总主任。8月16日，刘少奇正式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尽管处于全国工人运动的低潮时期，安源

9月18日路矿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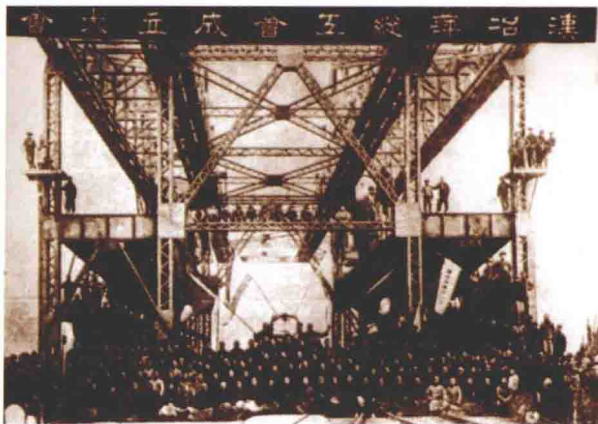




工人运动还是更加蓬蓬勃勃。

面对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局势，刘少奇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安源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刘少奇还提出巩固与发展安源工人运动的措施，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扩大组织，训练工人，提高工人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刘少奇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更加巩固与发展了。1923年冬，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并自任校长。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安源党组织建立了15个支部，发展党员300人左右（将近全国党员的三分之一）。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快，许多青年工人纷纷参加共青团，团支



▲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推动了两湖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12月10日，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刘少奇先后被选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长。

部也发展到10多个。

为提高工人的素质和阶级觉悟，刘少奇非常重视对工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补习工作。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安源的“补习学校”增加到了7所，参加学习的有2000人。此外还有5个临时读书处，并创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工人们学习的教

▼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为了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李立三、刘少奇等对工人俱乐部进行了组织整顿，进一步扩大罢工时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办起中国最早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又创办了安源党校，并注意在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1925年“五卅”前，安源已有党支部十三个，党员约二百人，团员四百多人，是全国产业工人党团员最集中地区之一。图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总代表及驻部职员合影。第二排右六为刘少奇。

